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的发展与现状研究

——基于 CiteSpace 软件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汤雅诗, 洪显利, 姚彦岐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 重庆

【摘要】学习力是包括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等方面的综合体,是衡量青少年学习的重要指标,也是青少年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青少年学习力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本研究对近 20 年来以“学生学习力”或“青少年学习力”或“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为关键词的中外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演进历程、研究热点及应用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演进历程上,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文献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在研究热点上,国内外研究在研究对象、影响因素、培养策略及技术应用等方面各有侧重;在应用现状上,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在多个维度上展现出既相似又互补的特点。

【关键词】青少年;学习力;影响因素;应用

【收稿日期】2024年8月20日 **【出刊日期】**2024年10月10日 **【DOI】**10.12208/j.jrpe.20240004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 at home and abroad-based on CiteSpace software bibliometric visualization analysis

Yashi Tang, Xianli Hong, Yanqi Yao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Abstract】 Learning power is a complex including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method, learning efficiency,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dolescents' learning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adolescents' core literacy. In recent years, 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 has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man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is study, the keywords “student learning power” or “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 or “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study analyzed the evolution history, research hotspots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erms of research hotspots,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have their own focus in terms of research objects, influencing factors, cultivation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terms of application status,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on adolescents' learning power show both similar and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Keywords】 Adolescents; Learning; Influencing factors; Application

1 引言

学习力的概念最初起源于管理学,“系统动力学之父”福瑞斯特提出学习力作为“学习型组织”的一部分,指出其是具有生命的机体,能够不断焕发生机和发展壮大^[1]。21 世纪后,学习力研究才逐渐迁移

至教育学领域^[2],学习力的英文翻译为“Learning Power”。学习力是包括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等方面的综合体^[3],是推动学习、监督过程、影响效率的内在力量,不仅体现学生综合素质^[4],也是衡量学习的重要指

作者简介:汤雅诗(2000-)女,重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标^[5]。学习力作为核心素养的“增长极”，是引领其他关键能力与品格养成的重要因素^[6]。国外学者对学习力构成因素的研究由 Claxton 的 4R 要素，分别是抗逆力（Resilience）、策应力（Resourcefulness）、反思力（Reflection）、互惠力（Reciprocity）发展而来，后经英国 ELLI 项目细化反思力并引入创造性，形成 7 要素模型，涵盖变化与学习、关键好奇心、意义建构、创造性、学习互惠、策略意识及顺应力^[7]。国内学者对学习力内涵的研究分为“系统观”与“要素说”两大流派，前者强调学习力由动力、行为、调节和环境支持四大系统构成，后者则聚焦于学习动力、能力和毅力等要素^[7]。不同学者从心理学、教育学等视角出发，进一步细化学习力的构成，如梁迪提出鉴别力、动力、转化力等心理要素^[8]，而郑伟波则针对大学生，从教育学角度列举了理解力、合作力、创新力等多维度要素^[9]。目前，在青少年学习力实践项目上主要以 ELLI 项目和 STEM 教育为代表。ELLI 项目分两个阶段，先奠定学习力理论基础，后探索课堂实践。STEM 教育则融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旨在通过跨学科学习提升青少年的探究、问题解决能力及 STEM 素养，促进学习动力、能力、毅力和创造力的全面发展^[10]。因此，虽然目前关于学习力的概念和构成要素也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学习力切切实实地存在于个体的学习活动中，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或途径检测和提升并对个体现在以及将来的学习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中学阶段是青少年思维、情感、人格以及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阶段，学习力是影响青少年实现高效学习与终身发展的关键性因素^[5]。目前，青少年学习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部分青少年的学习力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学习动力不足、学习能力不理想、学习毅力较薄弱、学习创造力欠缺、学习心态消极悲观和学习投入度比较低等^[11]。此外，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巨大变动的时期，具有冲动性、极端性、矛盾性的性格特征，加之他们的现实和想象存在巨大的差距，由于学习力引发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还会引发焦虑、抑郁、厌学、拒学等心理问题。因此，对青少年学习力进行研究对于改善青少年学习力问题、维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分别以 2004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中国知网中收录的 489 篇主题为“学生学习力”或“青

少年学习力”的文献和 web of science 中收录的 217 篇主题字段为“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的核心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演进历程、研究热点、应用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客观地展现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和应用现状，以期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

2 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的了解和掌握我国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热点及发展，本文利用 CiteSpace（6.3.R1 版本）软件对青少年学习力近二十年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探寻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2.1 研究工具

CiteSpace（6.3.R1 版本）软件广泛应用于科学文献分析以揭示特定知识领域的研究历程、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动态变化趋势，是信息可视化领域颇具特色、功能完备且简便快捷的代表性计量工具^[12]。

2.2 数据来源

国外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中的核心文集，检索主题字段为“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检索周期为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1 日，检索得到文献共 366 篇，手动剔除部分重复和不相关文献后，共有 236 篇文献作为分析对象。

国内研究数据源自于中国知网中的 CNKI 数据库，首先在高级检索页面中，以“青少年学习力”和“学生学习力”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时限为 2004 年 1 月 1 日到 2024 年 6 月 1 日，并获取相关文献 708 篇。为确保文献相关性，根据文章标题和摘要进行手动筛选，剔除与青少年学习力无关的文章，最终将 489 文献纳入数据分析。

2.3 研究思路

采用 CiteSpace 软件，基于知识图谱分析，力图从发数量、发文趋势探寻研究历程，依托关键词共现网络探测研究热点，根据关键词聚类检测探讨研究发展应用趋势，获得青少年学习力研究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概况、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发文量随时间分布情况

3.1.1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发文量分布情况

通过对 web of science 中的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如图 1 所示，可以知道国外青

少年学习力文献发文量总体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 具体而言, 发文量在 2004 年到 2015 处于平稳状

态, 在 2016 年到 2022 年这段时间发文量持续增长, 在 2023 年到 2024 年发文量则出现回落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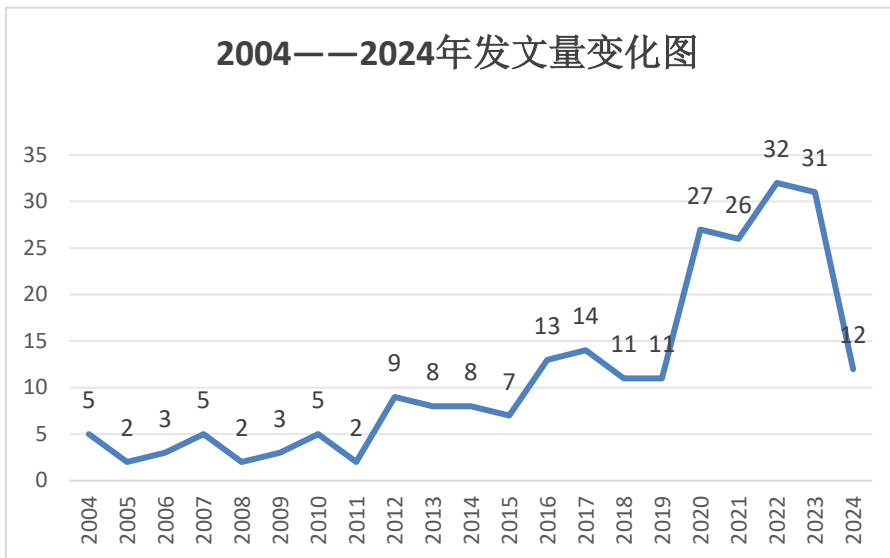


图 1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发文量随时间变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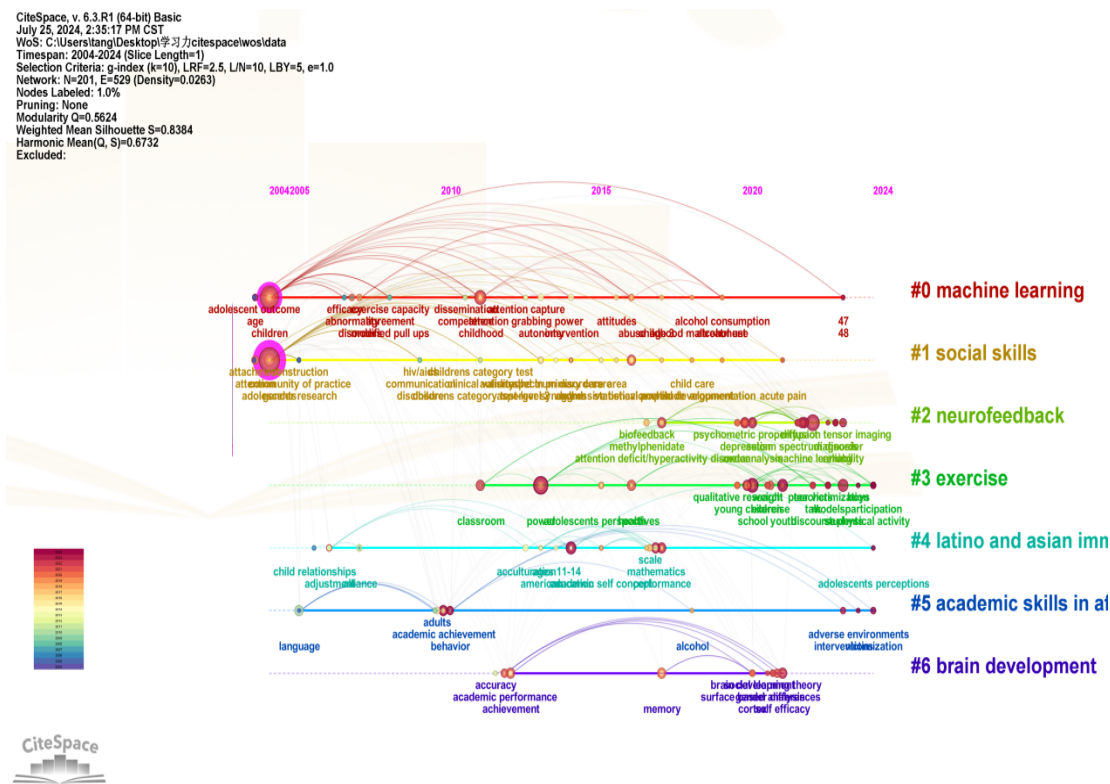


图 2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可视化网络图谱

由图 2 可知, 在 2004 年至 2015 年这一阶段,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主要聚焦于基础领域的探索与构建。机器学习作为新兴技术开始崭露头角, 而社交技能、神经反馈和锻炼等主题则占据了心理学、教

育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重要位置。研究者们致力于揭示这些领域的内在机制, 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和应用奠定基础。随着数据的积累, 这些领域的研究逐渐呈现出初步的理论框架和实验证据。

在 2016 年至 2022 年这一阶段, 学术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跨学科的趋势。学术技能的培养、大脑发展的深入研究以及跨文化影响的探讨成为热门话题。同时,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 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研究者们不仅关注理论层面的探讨, 还积极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 推动教育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各领域的理解, 还促

进了知识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3.1.2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发文量分布情况

通过对 CNKI 中的青少年学习力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如图 3 所示, 可以知道我国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发文量呈现稳中上升的趋势, 具体可将我国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发表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初起阶段(2004-2010 年), 二是增长阶段(2010—2019 年), 三是平稳阶段(2020—202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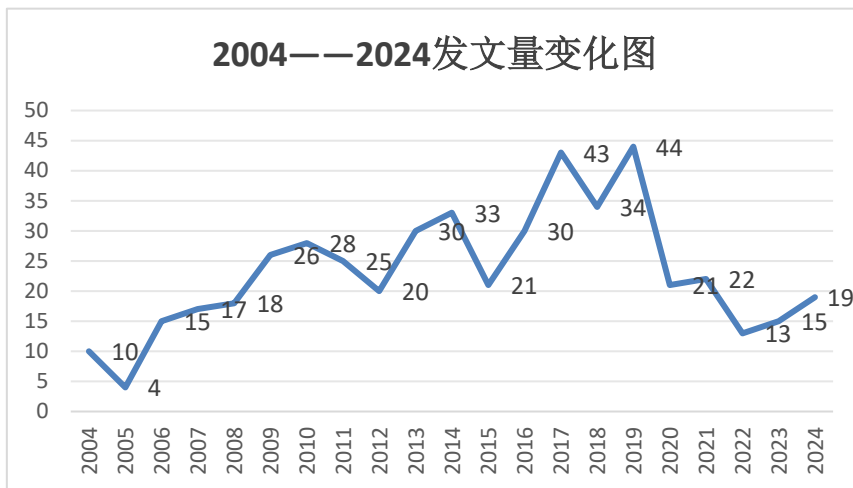


图 3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发文量随时间变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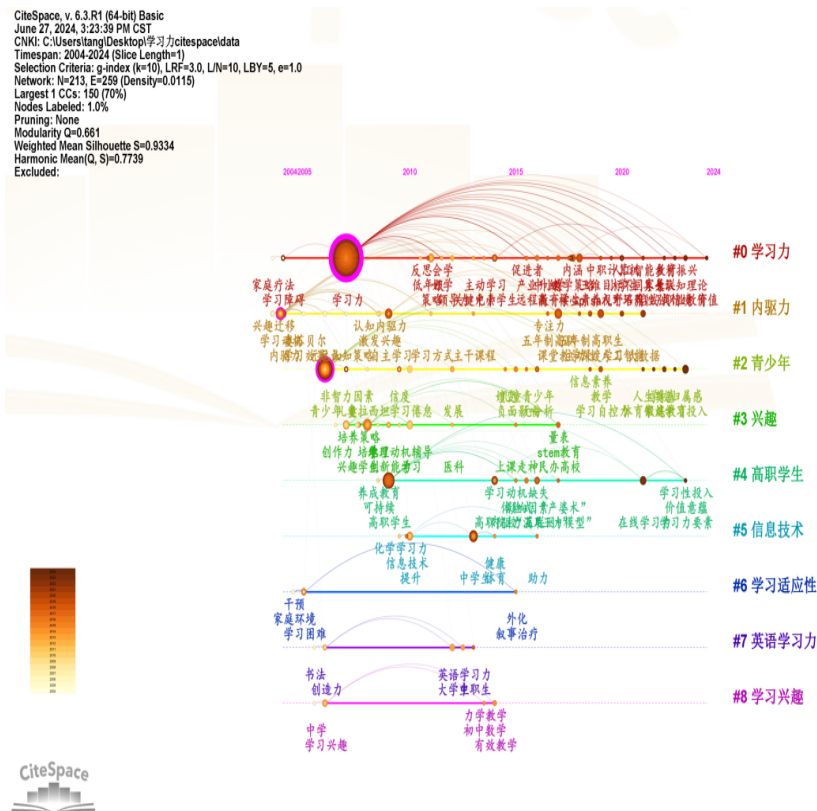


图 4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可视化网络图谱

3.1.2.1 初起阶段 (2004-2010 年)

在初起阶段,我国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主题以培养、提升学习力为主。在该阶段,热点关键词主要是学习力、内驱力、兴趣等,但是在这些关键词中又有很多策略、激发兴趣、家庭疗法、学习障碍等关键词,这说明在发展阶段,我国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学生学习力的提升、学习兴趣的激发及学习障碍的干预上。

3.1.2.2 增长阶段 (2010—2019 年)

在增长阶段,我国学者主要探究青少年学习力的影响因素,并且由于国外 STEM 教育不断发展,也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注意。这表明国内学者对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逐渐由理论层面的讨论逐渐转向影响机制的探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学者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少。在对 STEM 教育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主张基于 STEM 教育进行学习力培养,比如,主张在课堂中设置问题情景、提出挑战性任务、解决实际问题等^[13]。

3.1.2.3 平稳阶段 (2020—2024 年)

在平稳阶段,我国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方向逐渐发生转变。首先,研究对象由中学生逐渐变为高职学生,主要原因在于新时期国家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要求,高职学生作为高职教育的基本要素,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的主体,其学习力是高职教育质量的综合体现和重要监控指标^[2]。其次,研究主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信息素养、在线学习力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原因在于疫情的冲击和现代信息手段的不断升级,使得在线学习成为一种更方便快捷的学习方式^[14]。

3.2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主题的高度提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者的关注热点,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掌握青少年学习力领域的研究热点。一般认为,某一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表明其所代表的主题热点程度越高;中心性则能反映关键词的核心程度,节点的相关性越大,中心性就越高,一般认为,中心性大于 0.1,则该关键词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就较大^[15]。

3.2.1 国外青少年学习研究热点分析

由图 5 可知,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关键词有 201 个节点、529 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 0.0263。

结合图 5 和表 1,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热点可大致归纳为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对象、学习能力与行为、教育环境与方法三个方面。

由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对象所引出的其他关键词有 adolescents (青少年)、children (儿童)、youth (青年) 等。Smetana 的研究强调了青少年与家庭、同龄群体、社区及新兴技术的互动关系对学习成效的重要性,并呼吁未来研究加强对文化多样性和技术变迁影响的关注^[16]。而 Dent 的实证研究则揭示了中小学学生学业成就与其自我调节能力中认知策略和元认知过程的紧密联系^[17],为提升青少年学习力提供了实证支持。

由学习能力与行为所引出的其他关键词有 behavior (行为)、power (学习动力) 等,这些研究探讨了如何提升青少年的学习动力、改进学习行为,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学习效果。同伴关系作为青少年学校成绩的预测因子,强调了社交环境对青少年学习成效的重要性。特别是,合作型目标结构相较于竞争或个人主义,更能促进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成就与积极同伴关系,这一发现由 Roseth 的元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18]。此外,Adolphus 的研究揭示了早餐习惯对青少年课堂行为及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对数学及算术成绩的显著提升^[19],凸显了营养支持在优化学习动力与行为中的关键作用。

由教育环境与方法所引出的其他关键词有 school (学校)、education (教育)、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研究探讨了如何通过改善教育环境、采用新的教育方法来提升青少年的学习力。Harlen & Deakin 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学校班级社会经历对学生学习投入度的深远影响,强调了在温暖且积极师生关系构建下,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学校生活与学习之中^[20]。Allen 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观点,指出高质量的师生关系不仅是情感交流的桥梁,更是促进师生双方成就提升的关键因素^[21]。Lamb 则通过实证研究,聚焦于城乡教育环境的差异,特别是农村与城市初中生在学英语动机上的差异,揭示了环境因素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塑造作用^[22]。Wang 的研究则跨越了时间维度,采用短期纵向设计,深入探讨了种族多样化背景下,学校环境、学校参与度及学业成就之间的复杂关系^[23]。研究发现,学生对学校特征的早期认知显著影响其后续的学校参与、学校认同

及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 进而作用于学业成绩。这一发现强调了学校环境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持续影响, 以及通过改善学校环境来促进学业成就的重要性。

3.2.2 国内青少年学习研究热点分析

由图 4 可知,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研究关键词有 213 个节点、259 条连线, 整体网络密度为 0.0115。可以发现学习力、青少年、内驱力、高职学生、学习

动机、培养、学生和自主学习这八个关键词的频次相对较高, 图中单独存在的节点较少, 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对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的关键词频次与中心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热点可大致归纳为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对象、影响因素、培养/干预三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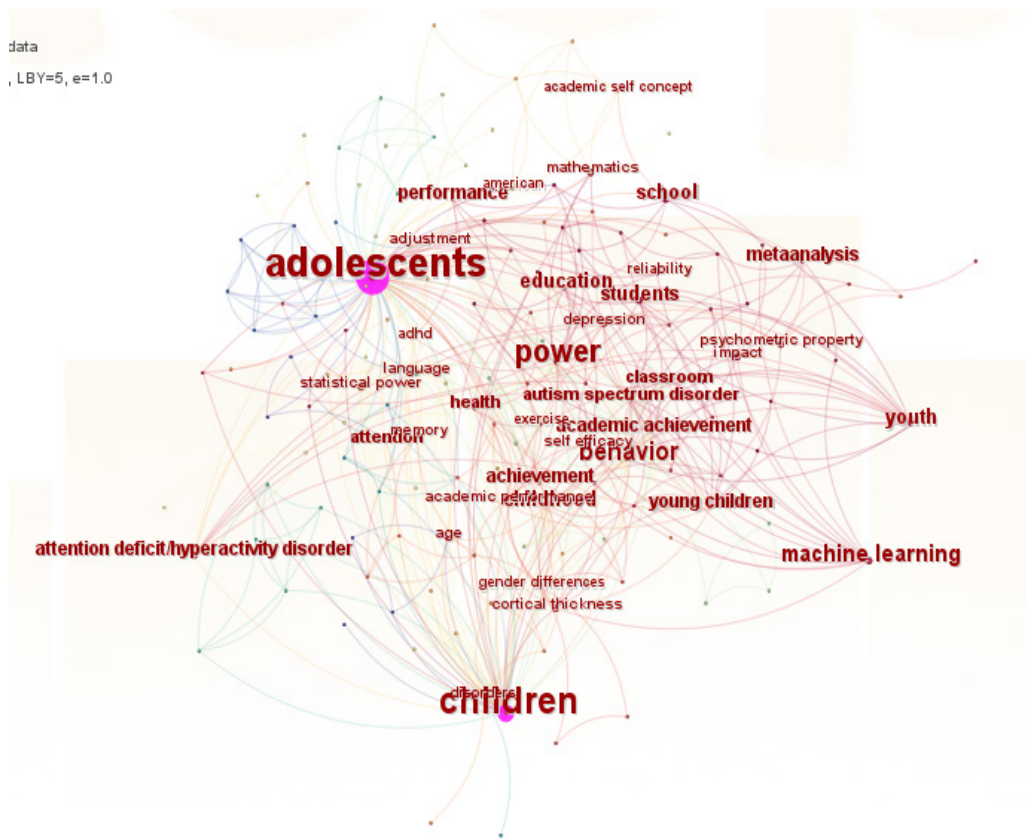


图 5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关键词共线图

表 1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高频关键词频次、高中心性关键词数表 (前 10 个)

序号	高频次前 10 位关键词	频数	高中心性前 10 位关键词	中心性
1	adolescents	64	adolescents	0.64
2	children	47	children	0.35
3	power	19	behavior	0.09
4	behavior	10	power	0.06
5	machine learning	9	childhood	0.06
6	childhood	8	education	0.04
7	school	8	machine learning	0.03
8	youth	7	academic achievement	0.03
9	education	7	young children	0.03
10	students	7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0.03

由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对象所引出的其他关键词有青少年、高职学生等, 这表明研究对象聚焦于青少年及高职学生等特定群体, 这不仅体现了研究者对这一成长阶段学习潜能的高度重视, 也揭示了该群体在学习力发展上的独特性与挑战性。这一趋势反映了社会对青少年教育质量及未来竞争力的深切关怀。

由青少年学习力的影响因素所引出的其他关键词有学习动机、内驱力、学习兴趣、自主学习等, 这表明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学习力的影响因素及如何利用内在动机来提升青少年的学习力, 这揭示当前研

究逐渐转向学习者内在的心理机制。

由青少年学习力的培养/干预所引出的其他关键词有学习困难、课堂教学等, 这表明研究者已不仅仅满足于理论探讨, 而是更加关注实践层面的应用与改进。主要表现在, 研究致力于识别并解决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障碍, 同时强调课堂教学作为主阵地的重要性, 倡导通过优化教学方法^[24]、设计互动性强的学习活动等方式, 来促进学生学习力的全面发展。此外, 虽然兴趣、学习困难、自主学习等关键词有一定的中心性, 但研究频次较少, 可见其研究力度尚且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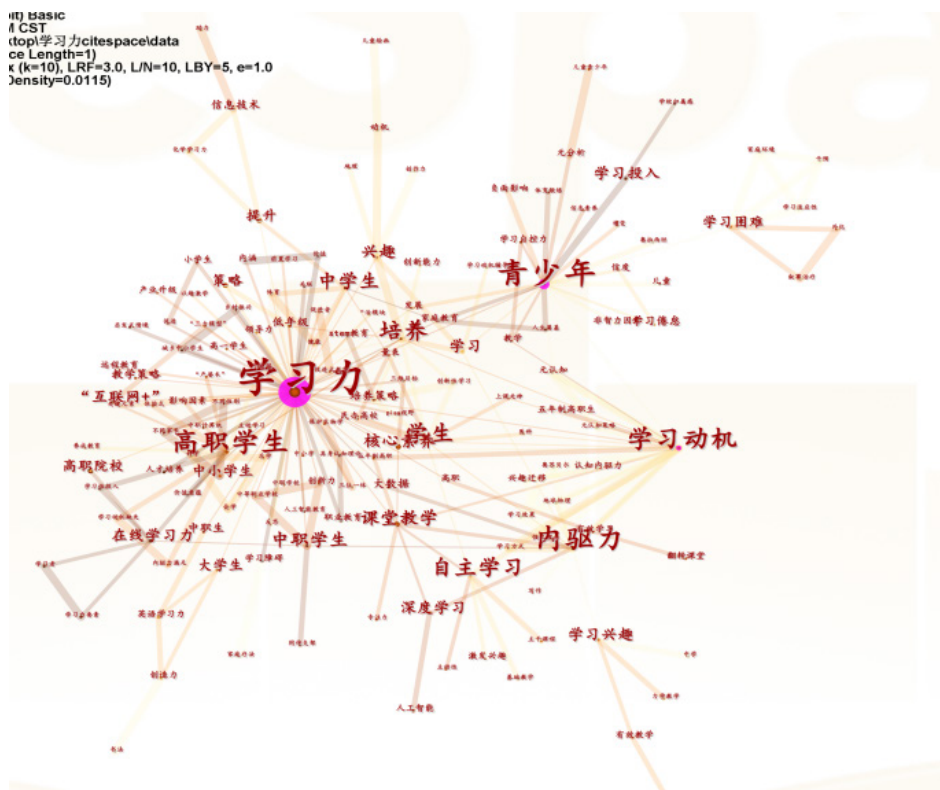


图 6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关键词共线图

表 2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高频关键词频次、高中心性关键词数表 (前 10 个)

序号	高频次前 10 位关键词	频数	高中心性前 10 位关键词	中心性
1	学习力	131	学习力	0.74
2	青少年	34	青少年	0.27
3	内驱力	24	学习动机	0.19
4	高职学生	23	内驱力	0.1
5	学习动机	19	高职学生	0.007
6	培养	14	兴趣	0.006
7	学生	14	学习困难	0.006
8	自主学习	12	自主学习	0.005
9	中学生	8	课堂教学	0.005
10	中职学生	7	学习兴趣	0.005

3.3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应用现状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迅速把握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主题及应用现状。

3.3.1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应用现状

对国外青少年学习力文献进行基于关键词共现绘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5)共形成 7 个聚类主题, 分别是 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Social skills(社交技能)、Neurofeedback(神经反馈)、exercise(活动/锻炼)、latino and asian immigrant parent(拉丁裔和亚裔移民父母)、academic skills in african american youths(非洲裔美国青年的学术技能发展)、brain development(大脑发育)。这 7 个关键词聚类表明,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跨学科的特点。

聚类 1 和聚类 3 表明随着机器学习技术和神经反馈技术的不断发展, 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聚类 1 的研究聚焦于机器学习在教育领域的革新应用, 核心在于利用大数据分析能力, 精准解析儿童和青少年的行为数据, 以洞悉其个性化学习需求, 预测学习成效, 并据此优化教育干预策略。具体而言, Walsh 与 Argibay 等学者, 已将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青少年自杀倾向及注意力缺陷(ADHD)的预测中^[25-26], 展现了其在危机预防与早期干预方面的巨大潜力。Hu 则进一步揭示了机器学习在区分学生数字阅读绩效方面的独特价值, 通过识别影响绩效的关键因素, 如阅读时间分配、数字素养教学关联度以及信息通信技术使用习惯等^[27], 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与此同时, 聚类 3 聚焦于神经反馈技术的创新应用, 该技术作为一种基于大脑活动实时反馈的训练方法, 正逐步成为提升青少年学习力的重要工具。通过精准监测与即时反馈大脑活动状态, 神经反馈帮助青少年学会自我调节思维过程, 有效增强注意力、记忆力及情绪管理能力, 从而显著提升学习效率。这一领域的进展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大脑可塑性的理解, 也为学习障碍儿童的干预治疗开辟了新途径, 如 Mashal 的研究所示, 神经反馈结合思维导图等策略, 有效增强了自闭症及学习障碍儿童的隐喻能力^[28], 展示了跨学科融合在促进特殊需要学生发展上的广阔前景。

“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等关键词的出现, 表明研究者正尝试从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新兴领域汲取营养, 以更加科学、精准的方法探索学习力的本质与提升策略。

聚类 2 与聚类 4 的研究深入探讨了通过强化社交技能与促进身体锻炼来培养青少年学习力的有效策略, 这两方面因素均对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 关于社交技能的培养, 大量研究强调了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性。Baumrind 的经典研究及其后续数十年横断面研究揭示, 极端化的专制或放任养育模式均不利于儿童社交技能的发展^[29], 而与之相关的胁迫行为则可能引发内化问题及自卑感^[30-31]。父母采用指令性、民主或权威(平衡且承诺)的教养方式, 相较于独裁、宽容或脱离(不平衡且不承诺)的方式, 更有助于青少年成长为有能力且适应良好的个体, 从而间接促进学业表现。Patrizia 的研究亦支持了这一观点, 表明具备弹性的青少年在学业及人际关系上均展现出更高成功率, 而控制不足或过度控制的家庭环境则易导致青少年出现内化和外化问题^[32]。此外, Desforges & Abouchaar 强调了家长深度参与教育对儿童整体成就与适应能力的积极影响^[33]。

随着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 青少年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逐渐受到学者关注^[34]。兄弟姐妹间的互动虽常伴随冲突, 但亦是陪伴、情感支持与亲密关系的重要来源^[35-36]。Stocker 的研究表明, 与兄弟姐妹建立良好关系有助于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更好适应^[37]。另一方面, 青少年的友谊关系同样对其社交技能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 青少年的友谊变得更为亲密、坦诚与支持性^[38], 为青少年提供了宝贵的社交技巧与实践机会^[39]。这种通过友谊获得的社交能力, 不仅有助于青少年当前的社会交往, 更为其未来的学习与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聚类 4 主要是通过运动锻炼的提高来进一步培养青少年的学习力。研究表明, 定期的体育活动可以促进青少年的认知功能、情绪状态和学习表现, 如, Tarp 通过对 12 到 14 岁的青少年进行了为期 20 周的体育活动干预,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体育活动不仅可以改善学生的身体健康, 还可以改善认知、提升学业成就^[40]。此外, Haverkamp 还通过元分析发现急性

和慢性身体活动干预是改善青少年和年轻人多种认知结果和语言技能的一种有效方法^[41]。

聚类 5 和聚类 6 主要是聚焦于拉丁裔、亚裔移民父母的影响 (latino and asian immigrant parents) 和非洲裔美国青年的学术技能发展 (academic skills in african american youths)。这不仅表明了国外学术界对不同青年群体及其独特挑战的关注^[16], 还强调了青少年群体内部因种族、族裔差异而展现出的显著异质性^[42-43]。针对少数族裔青少年, 研究强调理解其适应性 (及适应不良) 策略的重要性, 这些策略是他们应对社会地位、偏见及歧视压力的关键^[44-45]。尽管相关实证研究仍显不足, 但采用综合模型分析这些复杂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正在逐步增加^[46], 为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

在国外, 移民已成为反映人口趋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研究课题, 并且对种族、移民和社会阶层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更系统的考虑^[42,47]。

聚类 7 的研究则将视角转向了青少年大脑发育的神经科学层面, 特别是同伴关系如何通过影响青春期奖励处理机制来调控青少年的冒险行为^[48]。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青少年行为决策过程的理解, 也揭示了生物、心理与社会因素在青少年学习力发展中的交互作用。

综上所述, 通过以上 7 个关键词的聚类, 体现了国外研究对青少年学习力问题的社会与文化视角的关注。这些研究不仅关注个体层面的学习力发展, 还从更宏观的层面探讨了家庭因素、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因素对学习力差异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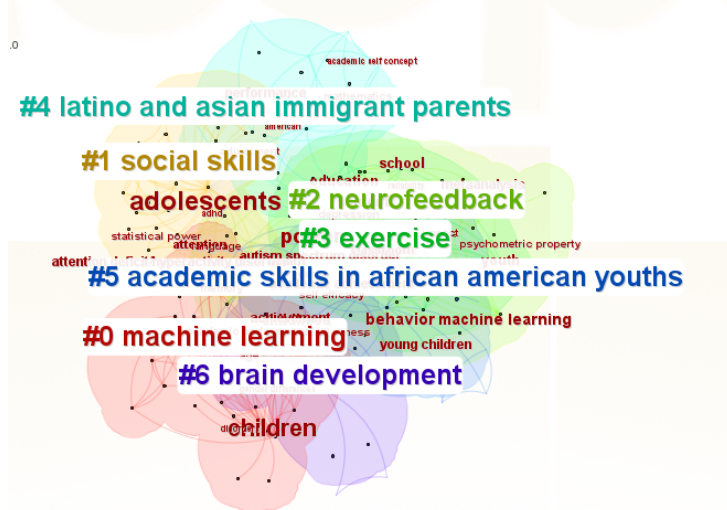


图 7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关键词聚类图

3.3.2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应用现状

对国内青少年学习力文献进行基于关键词共现绘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 6), Q 值为 0.661, S 值为 0.9334, 说明聚类结构显著且聚类效果可令人信服, 共形成 9 个聚类主题。

图 8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关键词聚类图

聚类 1 主要是对学习力进行研究, 主要包括学习力的结构、提升策略等等。关于学习力的结构, 我国学者主要针对西方学者提出的观点进行了研究, 比如: 苏格兰的迈克杰屈克提出了学习力的“双螺旋结构”理论。在培养策略方面, 主要是依据系统观, 从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等角度出发, 提出了诸如,

学生要树立正确的学习观^[49]; 家长要积极参与孩子的学校生活^[50]; 教师要转变“填鸭式”的教育观念^[24], 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51]; 学校要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加强家校协作等建议。

聚类 2、聚类 4 和聚类 9 说明了学习力的影响因素是内驱力、兴趣、学习适应性等。除了青少年自身的兴趣、精神状态和动机水平对其学习力的效果有很大影响外^[52], 家庭和作为其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外部因素, 对其学习力的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学校层面, 班级氛围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业成就具有显著影响^[53], 这是因为班级心理氛围构成了由师生共同体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心理环境^[54], 它具备多维性和动态发展的特性。实证研究

表明, 班级心理氛围对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 具体而言, 班级心理氛围越积极, 青少年的学习能力越强。有研究表明, 缺乏教师的支持则可能使学生遭受更多的学业焦虑, 进而引发一系列与压力相关的内化问题^[55]。贺文洁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家庭资本和父母期望对学习能力的显著影响, 即文化资本和父母期望等因素能够有效预测学习者的学习能力水平^[5]。通过对青少年学习力影响因素的分析, 能够让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在进行教育实践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 根据研究成果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案和教学计划和更为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支持, 从而更好地满足青少年的学习需求和发展潜力。

聚类 3 和聚类 5 说明了研究者主要进行学习力调查的群体是青少年, 其中高职学生是广泛的调查群体。2021 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深化教育改革, “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建设学习型社会”。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教育领域新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化, 青少年的学习力成为了学校回答我国对“培养什么样的人”问题的具体答案^[56], 因此, 新时代中学生学习力的培养成为中学教学改革的关注点之一^[57]。而中、高职学生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的主体, 虽然相比普高学生的学习力较弱, 但是创新力会赋予他们一个新的没有比较过的起点, 以此为抓手, 集教育教学合力, 可提升中、高职学生的学习力^[58]。

聚类 6 说明了随着时代的发展, 信息技术逐渐变成学习力的研究方向。现代科技给人们的思维和生活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包括学生的学习方式^[59]。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渐进式、开放式的教学设计, 近年来被广泛的应用于学校课堂中, 不仅使课堂变成了学习共同体, 还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

聚类 7 表明了目前我国关于学生学习力在学科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学科上, 对其他学科的研究较少。

4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热点和应用对比分析

4.1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热点对比分析

在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热点上, 研究对象、影响因素、培养策略及技术应用等方面均展现出鲜明的差异与互补性。国外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更为

广泛, 不仅涵盖青少年、儿童、青年等广义群体, 还深入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学生群体, 体现了对多样性的高度关注。其研究影响因素时, 采用了多元化和系统性的视角, 综合考虑了内部动机、外部环境、新兴技术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并通过实证研究为培养策略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培养策略上, 国外研究提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方法, 包括改善教育环境、创新教学方法、建立积极师生关系等, 同时积极探索新技术在学习力提升中的应用, 强调技术与教育理念的深度融合。

相比之下, 国内研究在青少年学习力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侧重点略有不同。研究对象上, 国内研究更多聚焦于青少年这一广义群体及特定教育阶段的学生, 如高职学生, 同时注重研究的实践应用价值。在影响因素方面, 国内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学习动机、学习兴趣、自主学习等内部因素, 并结合国内教育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培养策略上, 国内研究以课堂教学改革为主, 针对学习困难学生提出具体的干预措施, 但在综合性、系统性的培养策略研究上仍有待加强。在技术应用方面, 国内研究正逐步跟进国际趋势, 探索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但整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 需进一步结合国内教育实际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创新。

4.2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应用对比分析

在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应用领域, 国内外研究展现出既相似又互补的特点。在技术应用方面, 两者均认识到新兴技术如机器学习、神经反馈等对提升青少年学习力的潜力, 但国外研究在前沿技术的深入应用与实证数据积累上更为领先, 如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青少年学习成效和心理健康问题, 而国内研究则更多聚焦于技术应用的理论探讨和初步实践。

在社交与身心健康维度, 国内外研究均强调社交技能和身心健康对青少年学习力的重要性。国外研究通过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友谊关系及体育活动等多角度深入剖析, 构建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并积累了跨文化的比较数据; 国内研究则更侧重于结合本土教育环境, 提出具体的培养策略和干预措施, 如强调家庭深度参与和兴趣驱动的学习。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揭示了社交与身心健康对青少年学习力的深远影响。

文化多样性方面, 国外研究在探讨拉丁裔、亚裔

移民父母影响及非洲裔美国青年学术技能发展时, 展现了对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学习力问题的深刻洞察; 而国内研究主要聚焦青少年这一广义群体, 同时也关注高职学生等特定教育阶段或类型的学生, 但相较于国外, 在跨文化或跨国界的比较研究上较少。

学科领域上, 国内外研究均认识到学科学习对学习力发展的重要性。国内研究当前在英语学科上的集中关注, 为学科内学习力提升积累了宝贵经验; 而国外研究则可能通过更广泛的跨学科整合, 为学习力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视角。未来, 国内外研究可进一步加强在学科领域上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深入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 2004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间我国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 489 篇文献和 Web of Science 中检索主题字段为“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的 217 篇文献进行了计量可视化分析, 深入探讨了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进展、热点及应用。研究发现, 青少年学习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涵盖了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等多个方面, 是评估学生学会学习的重要指标和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学习力的定义、构成和影响因素等基础问题,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学习力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及其与其他能力的关联等更为复杂的问题。在国内外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对比上, 国内外研究在研究对象、影响因素、培养策略及技术应用等方面各有侧重, 且在应用现状上,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在多个维度上展现出既相似又互补的特点。最后,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对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现状的全面分析, 但我国在此领域仍面临实证研究薄弱与跨学科融合不足的挑战。未来, 我国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应聚焦缩小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重点推进纵向追踪研究与跨学科协作, 以精准施策, 促进青少年学习力的全面发展。

5.2 展望

5.2.1 加强实证研究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上, 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缺乏深入的数据支持和实证分析。主要体现在多数研究侧重于从理论层面分析学习力的内涵、构成要素以及影响因素, 虽然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但往往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持, 难以直接指导教育实践。此外, 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 定性研究占比较大, 而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定量研究能够通过收集大量数据, 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得出更为准确、客观的结果,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青少年学习力的发展状况。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通过收集实际数据, 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深入探讨青少年学习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这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为直接、客观的证据, 还能够为教育实践提供更为科学的指导。

5.2.2 促进跨学科研究

国内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心理学、教育学或社会学等单一学科。这种单一学科的研究视角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学习力的某一侧面, 但往往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学习力的本质和影响因素。例如, 心理学研究可能更侧重于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机制, 而教育学研究则更关注教学方法对学习力的影响。这种学科间的隔阂导致了对学习力研究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学习力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其影响因素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然而, 现有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 导致了对学习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受限。例如, 学习力中的学习态度、学习动力等心理因素与家庭环境、社会支持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但现有的研究往往未能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鼓励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研究。通过加强跨学科合作与交流, 我们可以共同构建更加全面、深入的学习力研究体系, 并推动跨学科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

5.2.3 推广实践项目

尽管有一些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实践项目, 如 ELLI 项目和 STEM 教育, 但其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仍然有限, 缺乏与学校教育体系的紧密结合。未来应加强与学校教育体系的合作, 将青少年学习力的实践项目融入日常教学中, 提高青少年的学习动力、学习方法和创新思维。比如, 可以将实践项目纳入学校

的教学计划。这可以通过修改课程大纲、添加选修课程或组织课外活动等方式实现。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机会参与这些实践项目, 从而体验其中的乐趣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李瑾,张宁,云霄. 新工科背景下工科生自主学习力的深度构建——以 X 大学“现代密码学”SPOC 翻转课堂为例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8, (05): 71-77.
- [2] 李思玲,向琼. 高职学生学习力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突破路径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 (22): 81-88.
- [3] Kirby W C. Learning power. Jin Grain, comp.[M] Haikou: Southern Publishing House.2005
- [4] 迟文芝. 农村留守儿童学习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D]. 青岛大学, 2022.
DOI:10.27262/d.cnki.gqda.2022.001800.
- [5] 贺文洁,李琼,李小红. 中学生学习力:结构、类型与影响因素研究 [J]. 教育学报, 2017, 13 (04): 79-88.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17.04.010.
- [6] 陈坤,梁星星,沈小磊. 论学生学习力的内涵、形成与涵养 [J]. 当代教育科学, 2018, (03): 41-46.
- [7] 杨雯雯. 需求层次理论下高职学生学习力提升策略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2, 43 (13): 71-72.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13.033.
- [8] 梁迪,胡芬. 有效提升大学生学习力的思考 [J]. 江苏高教, 2009, (06): 82-83.
DOI:10.13236/j.cnki.jshe.2009.06.033.
- [9] 刘永和. 提升学习力:当前推进素质教育的解决方案 [J]. 上海教育科研, 2009, (05): 65-67.
- [10] 蒋志辉,赵呈领,周凤伶,等. STEM 教育背景下中小学生学习力培养策略研究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7, (02): 25-32+41.
- [11] 李思玲. 高职学生学习力问题审视: 表征、实质和突破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4, (07): 41-51.
- [12]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 [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 (02): 242-253.
DOI:10.16192/j.cnki.1003-2053.2015.02.009.
- [13] 吴永发. 基于 STEM 教育的学习力培养 [J]. 教育探索, 2018, (02): 23-26.
- [14] 郑勤华,徐珺岩. 在线学习力: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开放教育研究, 2020, 26 (04): 77-85.
DOI:10.13966/j.cnki.kfjyyj.2020.04.009.
- [15] 胡乙. 科学知识图谱视角下 CiteSpace 的学科基础与原理分析 [J]. 中国设备工程, 2024, (01): 263-265.
- [16] Smetana J G, Campione-Barr N, Metzger A. Adolescent development in interpersonal and societal contexts[J]. *Annu. Rev. Psychol.*, 2006, 57(1): 255-284.
- [17] Dent A L, Koenka A C.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cross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meta-analysis[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16, 28: 425-474.
- [18] Roseth C J, Johnson D W, Johnson R T. Promoting early adolescents' achievem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s: the effects of cooperative, competitive, and individualistic goal structure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8, 134(2): 223.
- [19] Adolphus K, Lawton C L, Dye L. The effects of breakfast on behavior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3, 7: 425.
- [20] Harlen W, Deakin Crick R. Testing and motivation for learning[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2003, 10(2): 169-207.
- [21] Allen J, Gregory A, Mikami A, et al. Observations of effectiv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in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s: Predicting student achievement with the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secondary[J].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2013, 42(1): 76-98.
- [22] Lamb M. A self system perspective on young adolesc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in urban and rural settings[J]. *Language learning*, 2012, 62(4): 997-1023.
- [23] Wang M T, Holcombe R.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school environment,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middle school[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10, 47(3): 633-662.
- [24] 李海燕,仲彦鹏,孙玉丽. 核心素养视角下学生学习力的培养 [J]. 教学与管理, 2019, (03): 17-19.

- [25] Walsh C G, Ribeiro J D, Franklin J C. Predicting suicide attempts in adolescents with longitudinal clinical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8, 59(12): 1261-1270.
- [26] Garcia-Argibay M, Zhang-James Y, Cortese S, et al. Predict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onset: a nationwide deep learning approach[J]. *Molecular Psychiatry*, 2023, 28(3): 1232-1239.
- [27] Hu J, Peng Y, Chen X. Decoding Contextual Factors Differentiating Adolescents' High, Average, and Low Digital Reading Performance Through Machine-Learning Methods[J]. *IEEE Transactions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2023, 16(4): 516-527.
- [28] Mashal N, Kasirer A. Thinking maps enhance metaphoric competence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learning disabilities[J].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011, 32(6): 2045-2054.
- [29] Baumrind D. Child care practices anteceding three patterns of preschool behavior[J].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1967.
- [30] Hoffman M L. Moral internalization, parental power, and the nature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75, 11(2): 228.
- [31] Patterson G R. Coercive family process[J]. 1982.
- [32] Steca P, Alessandri G, Vecchio G M, et al. Being a successful adolescent at school and with peers. The discriminative power of a typological approach[J].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difficulties*, 2007, 12(2): 147-162.
- [33] Desforges C, Abouchar A.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parental support and family education on pupil achievement and adjustment: A literature review[M]. London: DfES, 2003.
- [34] Minuchin P. Looking toward the horizon: Present and future in the study of family systems[J].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families*, 2002, 1: 259-278.
- [35] Furman W, Buhrmester D.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ir social network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5, 21(6): 1016.
- [36] Buhrmester D, Furman W. Perceptions of sibling relationships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J]. *Child development*, 1990, 61(5): 1387-1398.
- [37] Stocker C M, Burwell R A, Briggs M L. Sibling conflict in middle childhood predicts children's adjustment in early adolescence[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2, 16(1): 50.
- [38] Furman W, Buhrmester D.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of network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J]. *Child development*, 1992, 63(1): 103-115.
- [39] Collins W A, Steinberg L. Adolescent development in interpersonal context[J].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 advanced course*, 2008: 551-590.
- [40] Tarp J, Domazet S L, Froberg K, et al. Effectiveness of a school-based 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Danish adolescents: locomotion—learning, cognition and motion—a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PloS one*, 2016, 11(6): e0158087.
- [41] Haverkamp B F, Wiersma R, Vertessen K, et al. 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s on cognitive outcome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2020, 38(23): 2637-2660.
- [42] Chao R K, Tseng V. Parenting of asians In M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Vol. 4. Social conditions and applied parenting* (pp. 59–93)[J]. 2002.
- [43] Harwood R, Leyendecker B, Carlson V, et al. Parenting among Latino families in the US[J]. *Handbook of parenting*, 2002, 4: 21-46.
- [44] Coll C G, Crnic K, Lamberty G, et al. An integrative model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al competencies in minority children[J].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5): 1891-1914.
- [45] Spencer M B, Depree D. African American youths' ecocultural challenges and psychosocial opportunities: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of problem behavior outcomes[J]. 1996.
- [46] DuBois D L, Burk-Braxton C, Swenson L P, et al. Race and gender influences on adjustment in early adolescence: Investigation of an integrative model[J]. *Child development*, 2002, 73(5): 1573-1592.

- [47] Fuligni A J. The adjustment of children from immigrant families[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8, 7(4): 99-103.
- [48] Albert D, Chein J, Steinberg L. The teenage brain: Peer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decision making[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22(2): 114-120.
- [49] 姜敏. 初中生学习力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D]. 天津师范大学, 2021. DOI:10.27363/d.cnki.gtsfu.2021.000132.
- [50] 伏干. 家长参与对中学生学习力影响的研究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2, (05): 104-112.
- [51] 邹维兴,王洪礼. 班级心理氛围对中学生学习力的影响研究 [J]. *教学与管理*, 2020, (36): 31-33.
- [52] 曹立人,王婷,朱琳. 高中生学习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6, 14 (06): 773-778+787.
- [53] 张薇. 企业学习力及其评价研究[D]. 武汉理工大学, 2006.
- [54] 江光荣. 班级社会生态环境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55] 李蓓蕾,高婷,邓林园,等. 初中生核心自我评价在班级环境和学业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性别的调节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 (02): 192-202. DOI: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9.02.08.
- [56] 程磊. 高中生学习力提升策略研究 [J]. *科教文汇(下旬刊)*, 2020, (15): 121-122. DOI:10.16871/j.cnki.kjwhc.2020.05.054.
- [57] 史玉川. 新时代中学生学习力的培养现状及提升途径 [J]. *教育科学论坛*, 2021, (29): 43-46.
- [58] 曹琼,李梦婕.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习力培养的策略与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 2018, 39 (35): 22-26.
- [59] 吕晓娟. 基于学生学习力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J]. *电化教育研究*, 2015, 36 (12): 98-102. DOI:10.13811/j.cnki.eer.2015.12.015.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